圆桌讨论：“后西方时代”是否等同于“中国时代”？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3-1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7145&idx=1&sn=c1131970606ecba516ff88d68f38bbc7&chksm=8bb01448bcc79d5ec100a23a56babdc76f6de9282ca0654a84ed8da85d99194a3a935ae35778&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4)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教授提出“后西方时代”这么一个议题。有的朋友心里还是有个困惑，“后西方时代”到底是什么？我们全世界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了吗？

张维为：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的一些表述中，我们提出一些概念，比方说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东升西降”等等，实际上都暗含了这个意思，世界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所以我是主张把握这个时代的大势，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当然我们是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要超前研究，至于官方表述还可以更慎重一点。如果你自己心中认为是“后西方时代”，你的很多问题的处理、思路会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议题，一方面它不像是一道数学题，它还包括提供一种时代定性，提供一种前瞻的眼光。

张维为：即使从一些基本的数据来看的话，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是2014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实际上这个往往更靠谱，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另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些都是很重要的。202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欧盟二十七国总和，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事件。有时候我们国内报道得不多。包括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我们国内报道都不多，我们低调惯了，习惯了，但是国外报道是相当多的。

范勇鹏：对，有很多这样的指标。

张维为：对。

**全球经济重心变化有何轨迹？**

范勇鹏：我找到了一个指标，很有意思，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了一个研究成果，是很著名的一个世界经济史的学者，叫安格斯·麦迪逊。

张维为：对。

范勇鹏：他们那个团队做了一个全球经济重心，就是物理学这个重心概念。他把过去两千年的经济重心在哪给算出来，这个（全球经济重心）非常能说明问题，在过去的前一千五百年里边，这个重心就是在中国的西域附近，就在我们今天新疆边界，往中亚这个地区，持续了一千五百年。然后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欧洲的兴起，开始慢慢地移动，到了1820年开始加速，到十九世纪末，因为美国崛起了，迅速地往西边拉，然后到1950年，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点。

主持人何婕：很明确的一个轨迹。

范勇鹏：对，所谓的“西方时代”就是这么来的。然后从1950年到1960年，就开始往回跑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西方时代”，它在顶点上也就待了十年的时间，然后到1980年开始加速。麦迪逊就预测，到2035年，这个重心点还会回到中国的新疆的边界。其实反映出来，一个是我们在历史上一千五百年，我们实际上就是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

第二，就说明我们确实是回到这个位置上了。所以从这样的指标来看，“后西方时代”它是有非常坚实的物质的、经济的各方面的支撑的这样一个概念。

**时代定性的重要性**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议题，还不仅仅是在超前定性，其实它还有非常大的数据在做支撑，完全可以做一个定量的分析。刚才张老师也说，有“后西方时代”这么一个议题确定了以后，有这个时代定性之后，它会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布局和我们的战略的思维。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

张维为：你看我们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智库公开说美国将输掉贸易战，而且会输得很惨，现在证明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提的观点，我说中国的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我可以向全世界提供四次工业革命产品，你就问美国人，你能够向这些国家提供什么东西？除了武器你还能提供什么？还能提供非政府组织，把人家搞得一塌糊涂，跟非洲也是，所以你看中美贸易 2019年的时候下降了一大块，但是中非贸易、中国东盟贸易、中欧贸易都是增长得非常之快。你自己再看我们中央的一系列的决策，南海岛礁建设，这冒着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的，就这么决定了，东海防控识别区的建设，也是冒着跟美国会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的，就这么建了。为什么，就是时代定性，从我的理解，这个时代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外交官敢于说你美国的军舰在高雄港停泊的话，对不起，祖国统一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背后就是定力，就是把你美国看得清清楚楚。

范勇鹏：对，这样一个宏观的定性，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的战略政策都要基于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一个宏观判断。

主持人何婕：是的。

范勇鹏：这个定性如果确定下来，我觉得对我们最大一个影响就是心态。心态好了，什么都好办。包括我们国内的事情做起来，就有一种从容感，这个从容感非常重要。毋庸讳言，我们过去新中国70年，我们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大家去详细去梳理当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会走弯路、犯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当时心态着急。

主持人何婕：急。

范勇鹏：过于急，然后为了赶速度，出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这个大的定性确定下来了，我们不用赶了，摆脱过去的这种赶超心态，我们开始要走自己一条从从容容的路了，那么我们很多方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要探索自己独立的道路，包括在国际上，我们要思考不仅仅是融入这个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说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何婕：对。

范勇鹏：一旦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思考将来我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制度，定什么样的规则，很多事情豁然开朗。如果我们能够构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我们就可以追求一个更公正的、更好的一个国际制度。

主持人何婕：好，说到自信从容，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大家在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都会发现，可能以往我们在这样的大型场合，我们是要展示形象。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而且是要用工整的、规整的方式。但是你看在这次的整个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就是非常的随意，非常的放松，小朋友唱歌的时候，摇的方向也摇反了，但不要紧，非常真实，非常可爱，这就是生活。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自信从容其实一旦建立起来之后，你会不经意地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

张维为：开幕式这个镜头我也蛮感动，就是一排世界各国年轻人，叫“致敬人民”。

来源：央视频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就往前走，然后不需要非常高超的、专业的舞蹈演员，就是普通人这么走，潇洒走一回，然后下边是一排排的照片，普通人，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感人，也是一种自信，对不对？

主持人何婕：对，张艺谋导演有句话，他说这场表演，他希望展现的是一种“人民性”。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其实这个词蛮打动人的。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展现的是，我们的宏伟的形象，但我们现在聚焦到人，我们能聚焦到人，这个就是自信从容的表现。

张维为：对。

**“后西方时代”是否等同于**

**“中国时代”？**

主持人何婕：我再提供一个观点，“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跟比如说“中国时代”它是一个天然的等号吗？是不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可以讲，如果是“后西方时代”就意味着其实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它都有了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

张维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究竟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时代”，我个人认为，完全我个人的意见，也是我十一年前《中国震撼》里的观点，就是中国崛起，因为规模太大了，而且中国找到了一条自己成功的道路。我们笼统地讲“东升西降”，我完全赞成，但是在非西方世界真正找到成功道路的，能够实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现代化的国家，凤毛麟角。中国模式我早就说，这个是一个管用的，比美国模式更有竞争力的一个模式，在比较中相对胜出，世界几乎所有你碰到的稍微有点受过教育的人，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

范勇鹏：对，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这个判断，应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找到自己发展道路的一个大国。因为这个“后西方时代”的到来，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一个“非西方时代”。

张维为：对。

范勇鹏：因为西方在它主导的时代，它给世界上挖下了很多坑，让你后来者没有办法追上它。比如最典型的像拉美，像东南亚很多地区，都曾经因为信奉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动或者被动地，结果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像阿根廷那种国家是被害得最惨的，曾经都是高收入国家了，结果你看现在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跟中国靠拢得非常厉害。我觉得这就是好现象，说明大家认识到你中国走这个路是对的，是真真正正能帮到我的，而美国那个路，挖了很多陷阱。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不管是不是“非西方时代”，今天我们看起来，西方还是团结的，而发展中国家还是一盘散沙。如果维持这样一个格局走下去的话，可能是“后西方时代”，但是迎不来一个新时代。在这里边中国人就要思考我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就是当你需要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主动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方案，所以这时候中国应该主动地来团结第三世界，然后来促进新的国际制度的建设，然后包括怎么和西方世界达成一个新的这种关系格局，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不讲它是不是“中国时代”，但肯定是一个中国在里边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时代。

**“后西方时代”**

**会不会代表一定的混乱性？**

主持人何婕：对，我想这么一讲，大家就更明白了“后西方时代”是什么概念了。再提一个问题，您刚刚也说了，这个“后西方时代”可能不完全等同于“非西方时代”，它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个长的过程里就会发生很多事，比如说本来的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不管它愿不愿意承认，未来可能会面对的这种变化。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但是因为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接受，可能还会有矛盾。所以大家也关心，这个“后西方时代”，它会不会代表一定的混乱性？在这种混乱当中，我们怎么又去重建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格局、新的全球化的图景。

张维为：美国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间，有一个观点，是帮西方秩序说话，说国际秩序一定需要一个霸权国家，那美国就是发挥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中国从政府到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学者，我们不大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觉得美国实际上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很多世界热点、麻烦、灾难的根源。所以美国的霸权是我们很多地方都要批评的，甚至批判的，我们认为采用很多方法都比你美国霸权要做得好。比方最简单的，我们提出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现在看来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另外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证明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了。所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智慧，我记得有一次是特朗普时期说我们要退出WTO，我们有些学者很紧张，我参加了内部的研讨会，我说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说首先历史上美国闹过好几次要退出WTO，最后都没有退出，因为对它来说，加入WTO里边它利益更多。另外，我说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假设美国真的完全退出全球化，我们带着130多个国家照样往前走，不用这么害怕。

主持人何婕：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著名学者）先生就说，美国每退一个群，就是送给中国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礼物。

范勇鹏：对，你说时代转换会不会带来动荡，其实它也是一个“话语陷阱”。它实际潜台词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抛弃我，抛弃我你会如何如何。

主持人何婕：要不然你要迎来动荡，你要面对动荡。

范勇鹏：这个东西事在人为，如果按照西方那套霸权交替的玩法，历史上500年确实是，每一次霸权交替，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几乎都是以战争，然后动荡，全球经济衰退，还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为代价的。但是你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像我们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你美国退群，我们就把这个群给撑起来，或者我们自己来组织，包括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像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我们来反恐，我们来维护世界的稳定。

实际上很多西方人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比如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吉斯），前不久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他，说中国人修海港，他说有错吗？他说我需要海港，中国给我修海港了，他说中国人比你美国人人道多了。还有你看最近塞尔维亚的武契奇，还有匈牙利的国务秘书（佐尔坦·科瓦奇）在媒体上公开讲，他说中国是比西方人道得多的国家。说我们疫情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谁来了？中国人的飞机来了，来帮助我们了。

其实我们这样一个良性的大国，真的是抱着这种善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合作共赢这样一种心态，我相信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不需要战乱、动荡，就能够实现一个新时代的转型的。

主持人何婕：对，而且随着我们的作为越来越多，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正面的例子。你想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的时候，好多西方媒体在炒作什么“债务陷阱”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一个项目做成了之后，慢慢地也就不攻自破了。好，我们再来听听现场的观众朋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来，欢迎这位观众提问。

**西方的衰落还会给**

**世界带来哪些混乱？**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的问题是，西方的衰落已经有目共睹，这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多混乱，依照这种形势，还会继续给世界带来哪些混乱，以及我们要做好怎样的准备和防范？谢谢。

张维为：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马丁·雅克，他是英国人，他讲过这个观点，就是一个帝国走向瓦解或者没落的时候，这个过程对帝国很多人来说，特别它的精英是很难过的，甚至要几十年、更长的时间慢慢适应。但是同时我也相信，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现在你看就是中欧关系、中美关系还是有点差别的，欧洲基本上，包括主要大国，德国、法国都接受中国崛起了，它们眼中中国就是个超级大国。美国，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一个我们叫做Top secret，绝对机密，不能讲中国将超过美国，所以美国还有困难。实际上所有研究都证明，这个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我们也公开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要去赶超你、超过你，只是让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得更好，但背后是要展示实力，这是实实在在的实力，西方文化特别承认这个。所以我是蛮有感触的，去年我们国防部长魏凤和去塞尔维亚吊唁我们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死去的烈士，他讲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这是一个耻辱，中国的军队今后绝不允许这样事情再发生。背后就是非常明确，展示强大的实力。所以总书记最近好几次讲话，反复讲，要有强烈的斗争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就这样和和气气。

主持人何婕：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张维为：要经过斗争才能实现。

范勇鹏：对，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观点，就是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展示实力的时候，从博弈论来看，这种威慑其实是避免出现最坏选项的最好的方式。

张维为：对。

范勇鹏：这位观众朋友提的问题，其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严肃面对。我们一方面要有自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的衰落，它会带来世界上巨大的一个观念的真空地带，如果没有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文化，来引领这个世界，那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消极的、极端的，甚至邪恶的思想都会冒出来。

主持人何婕：我想大家一定认同这个观点，就像我们两位说的，“后西方时代”不全然等同于“中国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中国一定要主动地承担许许多多的国际责任和公共责任。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有没有朋友提问，欢迎。

**“西方时代”是否会随着**

**美元霸权的衰落而结束？**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是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临床药师。从我以往的观察来看，其实美国在国际上的种种行为，其实都是在为了维护它的美元霸权，凡是对美元霸权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美国的各种制裁，甚至是物理上的这种军事制裁。随着全球疫情得不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美元又在不断地超发，那我们未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手里的美元、美债从一张纸，就变成了废纸，那世界的货币格局也因此发生一个重大的颠覆性的变化，而这一天是不是也就能够彻底标志着“西方时代”的结束、“后西方时代”的到来？谢谢两位老师。

主持人何婕：请坐。把美元霸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标志。

张维为：对。你这个倒是超前思维了，我们只想到怎么突破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你已经想到美元变成一张废纸了。这恐怕还不会这么快，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超级大国，经济还有一定的支撑。但我觉得从货币角度来说，因为中国是世界事实上最大的贸易国，最大贸易国意味着什么？就是世界各国实际上都需要你的货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渐进的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这个战略是对的。特别现在还有这个区块链技术。

主持人何婕：数字人民币。

张维为：还有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美国人有点害怕。我觉得数字人民币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以后我们和其它国家交易，你美国根本不知道，我就需要买你很多东西，我当然需要人民币了。

主持人何婕：其实用人民币交易的话，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你用美元交易，它就要收交易费。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美国的服务贸易为什么那么好，其实它很重要的一块比例，就是利用美元交易的所有的交易服务费都流往了美国，你用其它货币交易，钱它就收不到了。

张维为：纽约人均GDP比上海高很多，很大原因就是这个，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它很多交易在纽约做的。

主持人何婕：是的。

张维为：它当中收这个手续费。

范勇鹏：对，我补充一点，就是您这个问题特别好，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货币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是张老师和文一老师那次就讲科学革命的起源。

范勇鹏：张老师当时就讲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张维为：对。

范勇鹏：这一点是西方文明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打仗是花钱的，传统国家靠收税来打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坚持不了多久。西方人怎么崛起？其实上次张老师和文一老师讲到，现代科学技术是来自于战争和商业的这样一个循环加速器。其实现代的国家、现代财政也是来源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在明朝大概同一时期，荷兰人就发明了一种什么东西？同样也用白银，他把白银当成资本，然后包括之前的意大利人，都贷款来打仗。银行家把钱贷给国王，打了仗之后，我把它作为一个投资项目，一个风投，我是能赚钱的。当战争可以赚钱的时候，它和传统这种收地皮，刮地皮收税来打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现代的崛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打仗，然后获取殖民地，获取贸易优势，然后获取原材料。

主持人何婕：获取各种资源。

范勇鹏：然后再拿着钱，再来投资，再来打仗，它是靠借债来打仗这样一种金融战争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意味着国家的货币对军事力量有非常大的依赖。然后美国人又往前走了一步，跟英国人还不一样。美国人1971年，黄金与美元一脱钩，美元没有这个硬锚了，所以美元就完全变成一个信用的货币，说白了就是我想发多少可以发多少，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美元靠什么支撑？第一，是靠它的信用，它的信用靠什么？它的军事力量，全球200多家军事基地来支撑它这个货币的信用。第二，就是当有人想来挑战它这个货币的时候，比如欧元，在2003年想挑战美元，美国干脆就把中东打乱，欧元就完蛋了。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军事冲突、危机，然后美元超发货币发太多了怎么办？这个货币要收回。

张维为：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

范勇鹏：对，我就搞一个地方，让它发生危机，货币大量地回来了。

主持人何婕：而且把当地的资产价格搞得低低的，它还可以很便宜地再去薅一把羊毛。

范勇鹏：对，历史上，上世纪80年代搞拉美，1997年搞东南亚、搞韩国，都是一个道理。然后后来2008年之后搞欧洲，因为实在没人可割了。实际上你看看地球上，今天没有被“割羊毛”的地方就剩中国、印度。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关注一下印度，可能是蛮悬的，再一个就是欧洲地区，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美元霸权和它的军事霸权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主持人何婕：它其实还不光是相互依赖，它就是一体两面。

范勇鹏：对，就是一体两面。说白了，如果美国的军事霸权没有了，它的货币霸权就没了。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说到这点，我也补充一下，您刚刚特别说，这个美元霸权它是一个信用体系。刚才这位朋友从美元的角度来切入“后西方时代”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大家会看到美元的这个体系，它背后的信用点在一点点地丧失。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一个是这些年，你看它动不动退群，动不动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它起的是一个逆流的作用，大家对它的信用打上了一个问号。第二，它动不动要用美元去制裁它不喜欢的那些国家，各种各样的海外霸权，大家对它的信用又打上了问号，再加上它本身的，比如说经济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它的信用上面的问号越来越大，一旦它的信用体系受到的影响，美元霸权就在走衰，也就是说我们说“后西方时代”又多了一条佐证，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好。

张维为：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后西方时代”，很大程度上是跟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有关。我记得有一次提过，英国有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他活了90多岁，他生前最后一次见的中国客人就是我和我们的陈平老师，我们专门去他家里去拜访的，聊了一会儿。他是历史学家的眼光，他说一个国家一旦经济金融化之后，就是开始走衰了。他说荷兰就是这样的，英国也是这样的，美国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长期关注世界宏观历史的一个历史学家做的判断，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它心里是非常虚的，它知道我真的是没有东西，打仗打不起了。

范勇鹏：对，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金融秋天”，就是一个帝国，一个霸权，它有一个周期，一旦金融化，这个国家就到秋天了，美国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进入这样一个秋季。

主持人何婕：你看这个又启发了大家的思考，大家特别警惕这个概念，绝对不能金融治国。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朋友提问？欢迎你。

**如何看待关于“后西方时代”**

**定性的时间差？**

观众：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是一名来自上海的大四学生。我注意到刚才张老师在演讲中，有反复地提到“后西方（时代）”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最早是由一批西方的学者所提出来的，也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也观察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包括我们国家中的很多人，他们仍然是以一种以西方为核心的一种世界观来看待世界，那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差呢？

张维为：就是因为西方话语在全世界的长期的洗脑，包括对中国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这洗脑是非常深、非常广。你想想看，比方你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本科就是这个内容，你要考至少是200次考试吧，四年，然后你再读研究生硕士三年，可能又考了80次考试，还是考这些东西，然后博士又考了50次，这些东西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了，你说我们要解构这个话语，剥夺我的饭碗了，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脱离这个话语，他不知道怎么思考了。但我一直讲这个观点，西方话语你要进去，我们都进去过，进去之后要能够出来，不出来特别可惜，就看你在里边打转转，什么问题都解释不了。但是我说某种意义上，总体上西方的话语是过气了，但是它还有话语的红利。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这红利现在它还可以再用，但好在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一代，你只要看大数据，太明显了。基本上从“85后”开始，“90后”、“95后”、“00”后都是非常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所以这个是蛮好的，比较欣慰，就是未来，我们年轻人和我们的认识在一起，未来我相信我们这个观点是代表着大势所趋。

范勇鹏：对。这个与时俱进、自我革命是个很难的事。

主持人何婕：很难。

范勇鹏：张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考试一路这么学下来，其实我就是这样，我一直到接近30岁，我思考问题满脑子就是西方学术那些条条框框，拿起笔来写文章，就是那套八股。

主持人何婕：言必称西方。

范勇鹏：这个非常可惜，如果真的钻在这里边，跳不出来，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主持人何婕：您的转折点在哪？

范勇鹏：很多具体的，比如像2008年，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节点，包括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突然炸醒我们，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了。其实就是当时代变化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思想肯定是很难在第一时间跟上去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人能够把这个时代大势把它总结、凝练，变成一些概念，比如像“后西方时代”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把它立在这儿，这个能成立也好，不能成立也好，用它来启发大家的思考，我觉得对大家是一个头脑的风暴。我觉得像今天咱们这样的节目，对我们的年轻人，对社会上，包括我们像年纪大一些的学术、文化、传媒、建制派的这样一些人士，我觉得都是一个启发。

主持人何婕：提出“后西方时代”这么一个议题，它其实就是一种走出。可能大家乍一听到这个议题、这个概念，觉得有点震撼，或者感觉有点新鲜，但就像刚才两位说的，我们提出“后西方时代”这样的一种时代定性，也是希望用这种前瞻的时代定性去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种种的工作和布局，也是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一个思考和视野。好，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3月07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